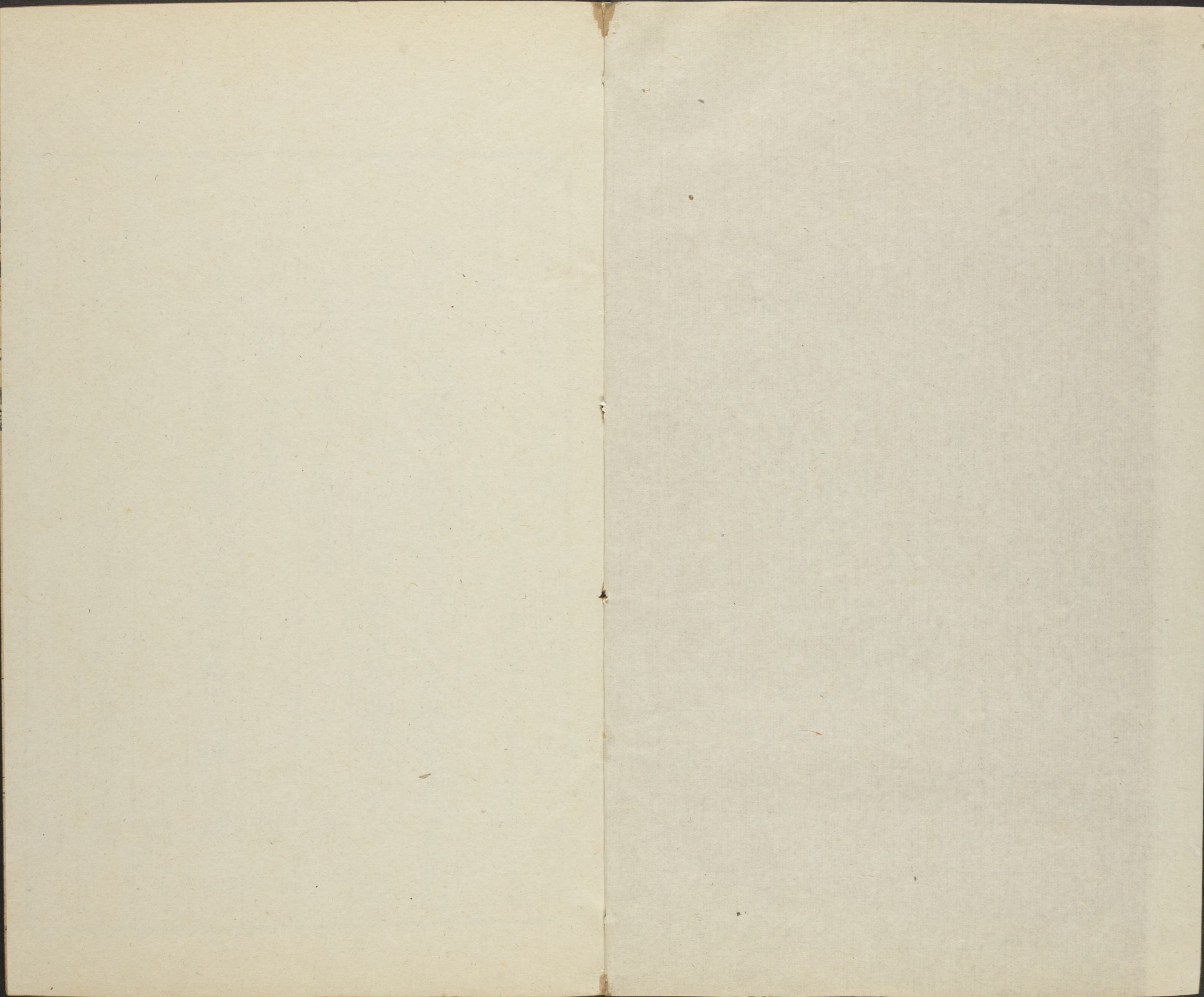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九



文編卷之五十八目錄

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韓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并序 歐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

序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歐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歐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歐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

序

歐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文編卷之五十八 神道碑銘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

監司 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

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

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

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安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猶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間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

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  
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  
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  
于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  
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  
道奏罷權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  
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  
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  
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

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  
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  
日歸葬於某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  
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好銘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  
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  
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鞞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  
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

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遇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  
乃勳帝曰帝省竭心思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  
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冤敲撼挫握  
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  
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  
使安其沫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  
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  
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  
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知符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  
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勿心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

日遠彌高

平實端間片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

平叙多用虛說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惟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

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昭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  
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  
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  
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  
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  
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主  
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



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真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化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

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洞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正虛整散文片

監司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  
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  
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  
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  
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  
曰嘉範于公爲曾祖走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請儋少依母

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  
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  
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  
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  
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  
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  
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  
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三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  
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姦嬖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竣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  
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  
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

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

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

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

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

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

曰

銘有風刺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  
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變虛質片

卿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  
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  
逞迺巡遇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  
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誦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  
刺州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  
屬具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林徵為麟臺正字父  
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  
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  
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  
不干人簡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  
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  
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  
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

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本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

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sup>總</sup>朝延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揭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魏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

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簡正片實

監司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韓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來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隄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李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饒其說響

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  
府得錢十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  
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  
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  
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  
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  
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  
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  
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  
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入事下完上實  
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居響山牆屋脩施褒功刻表  
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邇疾不能廷食祿卒齒  
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于終咎伊我襄陽  
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  
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正實質簡整散片

此篇與鄭儋文例看一虛一實較然

將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  
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  
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  
軍帥有汴宋毫潁涇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  
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  
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  
如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

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  
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  
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  
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  
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  
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  
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

亂於汴者吾苗嬖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  
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  
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  
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  
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  
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  
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  
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  
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  
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比日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

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  
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  
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  
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  
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  
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  
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  
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定曹曹  
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

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忠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疋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

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

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  
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  
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  
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  
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  
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  
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獍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  
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雨壩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述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生莫拔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

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只叙作相時事餘官不叙一事  
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  
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  
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太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  
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曾國公  
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  
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  
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  
論杜重威吏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  
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

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  
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  
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  
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  
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  
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  
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  
大夫趙昌言商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  
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  
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

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  
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  
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  
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  
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  
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  
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  
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  
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  
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繁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眾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綱目格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

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

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  
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  
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  
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  
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  
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  
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  
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  
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  
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得此以瞑目公執  
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  
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  
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  
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  
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  
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  
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  
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



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  
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  
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  
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  
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  
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  
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  
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

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  
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  
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  
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  
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  
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  
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  
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  
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

贊善大夫冲次日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  
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  
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  
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  
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  
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  
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  
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  
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  
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

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丞民江漢推  
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  
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  
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爲銘  
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  
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

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諗廟工  
實質整總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歐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  
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  
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  
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文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  
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  
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  
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  
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  
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  
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擣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

此文與社祁公文同而中敘事錯綜

鯉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啣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

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去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縱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剗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

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  
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  
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  
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  
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  
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  
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奇動  
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詒政  
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  
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

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總大州六為轉運副使常以方

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

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

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

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

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

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

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

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

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詘後晉公益用

入學守三事于此文錯綜

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  
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  
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  
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  
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  
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  
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  
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  
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

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  
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  
家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  
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  
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  
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  
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  
閣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  
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  
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

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  
客蹙躅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  
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  
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  
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  
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閔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  
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若齊尚書中書

儀同大司馬考在前曾孫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  
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  
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變實質片整總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河  
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  
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



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七

說出范公精神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  
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  
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  
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  
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  
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  
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  
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  
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穴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  
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  
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  
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  
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  
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  
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  
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  
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向軍至  
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於版築之用大  
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

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  
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齊皆以上意分  
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  
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  
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  
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  
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  
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  
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  
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

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  
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  
被用於是一二公驩然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  
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  
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  
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  
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  
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  
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  
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

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  
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  
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  
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  
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  
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  
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  
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  
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  
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

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  
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  
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  
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  
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祀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  
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  
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  
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  
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惟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變貫簡文總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參政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勲階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  
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  
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  
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  
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

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太中祥符四年服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  
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  
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  
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  
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  
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  
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

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  
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  
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  
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  
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  
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  
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  
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  
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

車中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  
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  
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自公  
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  
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  
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  
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  
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  
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  
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而被諍譏或以事去

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請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

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海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



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能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  
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  
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  
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  
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  
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  
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  
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

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  
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  
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  
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  
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  
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出兵夏  
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  
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  
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  
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

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祿享太廟推  
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貳仟壹  
伯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  
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  
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  
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  
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  
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

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  
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  
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  
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  
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  
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克穴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  
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  
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  
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邈英閣詔五日一朝前

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  
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  
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

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

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

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宮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

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

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  
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  
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  
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  
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  
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

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  
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  
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  
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巳之女次孟氏  
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  
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  
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  
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  
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  
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  
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正實片亂散

州鎮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  
來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爲賢相至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爲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閔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謹  
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秦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旣以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狀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轎中辯言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

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

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輯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

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

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歎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千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正實片簡

雅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  
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  
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  
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早或以功德公生累  
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  
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  
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  
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  
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  
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  
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

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如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

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

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

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正實片簡散

後帳搭前帳後事在前用前事撞後事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奇絕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 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  
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  
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 三德矣且以臣  
司馬公身上說下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

前段說上之信順尚賢此却轉

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  
之人何自知之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  
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  
文勢如波湧而川動誠然 萬里原泉也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  
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  
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  
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  
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  
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

婦人孺子在其中

馬丞相慎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  
 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  
 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  
 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  
 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母生  
 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  
 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  
 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  
 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  
 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

詞尤哀炷蕪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  
 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  
 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  
 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  
 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  
 可以潦后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

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  
心動天地魏魏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  
 光字若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  
 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  
 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  
 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  
 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皂又  
 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

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  
 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  
 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  
 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  
 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  
 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  
 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

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  
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  
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  
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  
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  
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  
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臥  
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  
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

未舉以前以言劾以後以行事劾

公祿以一品禮服誥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  
氏禮部尚書存之次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  
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  
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  
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  
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  
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  
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  
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

又說到神宗上最奇

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  
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  
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  
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  
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  
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  
長江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  
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  
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  
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  
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

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

授以僕射乃出勣為豳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

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

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

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

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

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變簡文貫虛亂總

文編卷之五十八終

